

## 楔子

1990年平安夜，美国爱达荷州T镇：

镇上惟一的中国餐馆在办喜事，老板的外甥女今天出嫁！

老板的亲生儿子在很多年前夭折了，所以老板夫妇对待这个外甥女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喜宴按中国人的习惯办的非常隆重，从午餐时间起，餐馆就摆开了流水宴，宴请所有前来道贺的小镇居民。

这家名叫“比邻食苑”的中餐馆的地理位置好，规模也不小——刚好位于丁字路口转弯处，离两条经过小镇的公路很近；面积有北京的四个四合院那么大。

餐馆的式样与布局就像一个超大四合院，进大门迎面一座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大大的红底明黄倒“福”字，福字的四周是四个篆字“客似云来”。绕过影壁就可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天井），偌大的院子里硬是让老板与老板娘种齐了中国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主人住在后小院里一座中式的二层小客楼里——今

夜的洞房就设在那里。

餐馆里的喇叭一整天都开得好大声，中国喜庆音乐又是铙钹又是唢呐的好不热闹！新人行礼时，中国新娘与美国新郎按中国规矩拜的堂。金发碧眼的新郎官穿了一身长袍马褂，胸前配着一朵大红花；身穿一身大红色喜服的新娘子头上还蒙了一个绣工好精致的带鹅黄流苏的“红盖头”让前来观礼的人们觉得好新鲜。

镇上的人都非常爱吃这家餐馆的中国菜，也喜欢这餐馆的主人，纷纷带着礼物前来致贺。高朋满座，忙坏了包括新郎新娘在内的所有人。直至午夜钟声敲响前人们才渐渐散去……

T镇人过平安夜有个较特殊的习惯，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每逢平安夜人们都会在午夜之前聚集到镇中心的广场上等着听从教堂里传出的钟声，然后再成群结队地赶到小镇东面的小湖边去放焰火、看焰火……今年也是如此——

人们正在湖边欢乐聚会，突然一声巨响几乎震动了整个小镇，接着人们看到小镇的偏北方冒出了火光……然后是消防车、救护车的警笛声……

人们很快知道，发生爆炸并着火的是“比邻食苑”中餐馆的后小院。由于消防队及时赶到，“比邻食苑”的建筑损失并不是非常严重，但是老板夫妇与新郎、新娘就全都死在了这场灾难中。镇警察局调查的结果是：阁楼二层的天然气泄露，遇明火引起了爆炸。

人们议论纷纷——与餐馆老板一家关系很好，回镇上过圣诞节的大法官诺马·缪格雷尔说：“华恩·常餐馆的老板名叫常华恩）夫妇是多好的人呀，就这么突然走

了，简直让人无法接受！还有那对年轻人，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唉……”；有一位中国妻子的圣恩纪念疗养院的院长杰弗里·克莱茵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他们的灵魂一定可以升入天堂，他们一家人会在天国相聚过着永恒幸福的生活。”

经常光顾餐馆的人说：“我们以后再吃不到那么美味的食物了。”

也有人客观地说：“他们餐馆的厨房已经够大，不该在小阁楼上另设厨房。”

还有人说：“他们如果去广场听平安夜钟声，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不管人们说什么，死去的人都不会再活过来。

因故没能在平安夜赶回来的，老板夫妇在纽约上警校的美国养子成为“比邻食苑”的惟一合法继承人。悲伤的养子回来后所能做的就是遵照生前遗愿将养父母的骨灰送回了中国，又将那对年轻夫妇的骨灰合葬在小镇的墓园里。

半年后无意经营餐馆的养子将“比邻食苑”卖给了诺马大法官的大儿子……时间分秒不停地流逝，事故渐渐被人们淡忘，生活仍在继续……

# A

2001年4月17日星期二傍晚，美国爱荷达州T镇。

伊莲·克莱茵坐在咖啡店里等她的男友华恩·卡西尼。

伊莲今年二十八岁，职业是作家，专写浪漫的爱情故事。她相当漂亮，是个典型的混血美女。皮肤比东方人白，比西方人则多了一些蜂蜜色，而且非常细致；她的容貌很像她的华人母亲，但轮廓要清晰、深刻很多；眼睛乍一看是黑色的，看久一点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很奇特、很含蓄的蓝，深藏在密而长的棕色睫毛下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发色与她父亲相同，是富有光泽的深棕色，被她烫成大波浪卷散落在肩上，很有味道；她身高不足一七零，在美国女人中算是偏矮的，但是她的身材兼具了西方人的丰满与东方人的纤细，玲珑有致……

十三年前她的父亲杰弗里·克莱茵带着她和她的中国母亲回到故乡T镇，创建了圣恩纪念疗养院。但是那座疗养院现在已经不是她家的了。父母均过世后，酷爱文

学但对医学毫无兴趣的她将疗养院卖给了现在的经营者修恩大夫。

面前摆着一杯咖啡，她在咖啡刚送来时给里面加了两匙糖，以后每隔十五分钟加一匙，现在四十五分钟过去了，那杯冷掉的咖啡中的糖分基本上已饱和……

华恩是镇上的警长，他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七年来约会迟到已经成为华恩的“特色”。但迟到这么离谱也还是第一次。

她盯着左手腕上的手表，右手加速搅拌着咖啡，心中发誓：“再有五分钟 再有五分钟他要是还不到 我就……”她还没想出就怎么样，华恩已经推门进来了。

华恩·卡西尼现年三十二岁，身材高大，超过一九零，体格魁梧是个运动健将。他不属于漂亮的类型，但是他的面部轮廓却深刻、有魅力。一头浓密的黑发乱得很性感，让他看起来有几分野性（他极可能有着西班牙血统），可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又缓和了这种野性，让他显得平和而易于亲近。

他是一名孤儿，五岁时被常思华夫妇收养。他的亲生父母只给他留下卡西尼这个姓氏，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姓氏是属于父亲的还是母亲的。从五岁至二十二岁的十七年间他都是与养父母一起度过的。从小沐浴在养父母的关爱中 在 T 镇快乐地长大。不知自己来自何方的华恩把 T 镇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十年前养父母及其表姐的意外身亡，是他心中永难愈合的伤痛……

“亲爱的 实在对不起 我又迟到了！”华恩一进门就这么先发制人地大道歉。

“没关系，亲爱的，”伊莲带着一种危险的笑容对他

说，“这回你只要能够说出一个令我满意的理由，我想我是可以轻易原谅你的。”

华恩点点头，用一种严肃的表情说：“我的理由未必能让你满意，但它的确相当严重而且非常不幸。”他在她对面坐下，重新叫了两杯咖啡。趁着侍者去端咖啡的工夫，他把头探到伊莲耳边压低声音说：“当我正准备离局来见你时，我在警校时的学弟罗林斯突然从纽约来了，他是奉命来送一份死亡通知书的。”

伊莲闻言一惊，问道：“咱们镇上的人有谁死在纽约了？为什么一份死亡通知书要派专人来送？”

“死者是……”正在此时侍者把咖啡送来了，华恩点头向侍者致谢，等待者走开后他才接着说：“死者是约翰，昨天早上死的。”

“诺马法官的二儿子死了？”伊莲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问，愣了一下她又说：“昨天是复活节，约翰却死了！”

“每天都会有人死 就算是复活节也不例外。”华恩耸耸肩说。其实约翰的死带给他的震惊决不亚于伊莲，只是他惊异的不是约翰的死亡日期而是他的死亡方式……

“他是怎么死的？”伊莲此时已完全忘了追究华恩迟到的事，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约翰的死讯上，“是飙车时出车祸死的？被人砍死的？还是乱吃药吃死的？”

“你怎么会想到他会死于药物中毒？”华恩惊奇地问。

“这有什么好难想到的？约翰嗜药成瘾，这在镇上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连他母亲都说他迟早会被那些药片害死。”伊莲理所当然地回答。

约翰的父亲，退休大法官诺马·缪格雷尔在镇上是

除去艾瑞克神父外最德高望重的人；他的母亲年轻时曾是一名优秀的女律师，现在也是一位优雅的女士；他的哥哥是“比邻食苑”的现任经营者……而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把整个家族的脸都丢尽了——他不仅嗜药成瘾，三年半前还因犯下强暴罪而被判入狱一年半。放出来的这两年一直无所事事偶尔还会偷鸡摸狗。一周前他突然独自去了纽约，现在却死了……

伊莲眼珠一转又问：“难道真被我说中了，他是被害死的？”随即她又皱着眉头说：“可是不对呀，如果他是服药过量致死的，那就属于意外死亡，你的学弟跑来干吗？总不会是假公济私专为看你而来吧？”

“哦……这个……是……药……嗯……也不完全是……但——唔……也是……”华恩吞吞吐吐。

“到底是什么？”伊莲不耐烦地打断他，“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句话也说不清楚？”

“详细情形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而且这是警局内部的机密。”华恩的这句话说的很流利。

伊莲听后死盯着他看了半天才道：“臭美什么，你以为我很稀罕知道么？”停了一下她又说：“你认为在现如今这个时代还能有多少秘密？你信不信？即使你不说，我也可以很快知道得一清二楚。”

华恩不置可否，只是说：“可怜的老法官夫妇，他们要怎么面对儿子暴毙的这个事实呢？”

“你与其为别人担心，还不如想想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该怎么安排——先去广场超龄滚彩蛋，然后再去吃大餐的既定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伊莲知道他不会再对约翰的事多说什么，于是干脆把话题引开。

“那就不用去滚蛋了，反正咱们已经超龄很多！”华恩说，“大餐还是有得吃的，饭后我就充当一回基督徒，跟你去参加广场的聚会。最后咱们一起到我那儿去度过一个浪漫温馨的夜晚……你看怎么样？”

伊莲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

事实证明伊莲所言的正确性，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知道了“约翰之死”的全部真相——有人将他的死亡经过像作“广告”一样的在网上发布，而且还附上三张彩色照片。伊莲就在华恩的住所里，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这则“广告”。

大致内容是：4月16日早上，约翰在位于纽约某区他临时租住的“家中”收到一份限时特快专递，他没有签收就先打开了专递来的包裹。据送专递的年轻人事后讲述——约翰在看到包裹里面的东西后突然脸色大变，抓起桌上的一个药瓶，倒出一大把药和水吞服——几秒钟后他就倒在了地上，开始抽搐……

正在等他签收的年轻人见状慌忙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可是等警车和救护车赶到时，约翰已经死了。

那三张彩色照片，一张照的是约翰死亡后充满恐惧与痛苦的面容；另外两张照的是包裹中的物品——那是一块像是头巾又像是桌布的正方形带着穗子的纺织品。一面的底色是大红，上面用金线绣着纹样——位于正中的像是中国的双喜字，周围的像是一些龙凤图案。颜色是种很诡异的殷红色，就像是干涸的血迹。伊莲毕竟是“幼承庭训”，能够认出居中的是四个中国方块字，方块字

的四周绣着一圈六十九个大写英文字母“BREVENGEJNLBPERISHCSRJBREVENGE BREVENGE SHCSRJ”，看起来像是三次循环（因看不出有何意义也不知该如何排列，伊莲就按习惯从 B 打头开始念）。

网上的内容十分详尽，后面还有警局的鉴定报告、初步调查结果及结论——

死因鉴定是：死者有双氢吗啡酮中毒现象，但死因是氰化钾中毒。死者所留下的药瓶中混装着三种以上可以使精神亢奋或用于止痛的药物，但均不含氰化物亦不曾被氰化物污染过。

关于那块纺织物的鉴定是：系蚕丝织物，绣线是十八 K(Au) 金属丝、蚕丝线及少量棉絮。——另据唐人街一华裔老绸缎商确认品名“红盖头”是中国人传统婚嫁中新娘子用来蒙头的，正面用的是“朱锦”，绣法是广东的潮绣反面用的是绢绣法是苏绣所绣“四个字的意思”是——“灵魂啊，回来吧！”四周围的穗子叫做“流苏”。除金线的产地不能确定外，其余材料的原产地均是中国。至于那些英文字母——暂时无解。

备注：纺织品的生产日期无法确定。老绸缎商认为，从质感及色泽判断应该是近两年内的产品；但是从花色品种、织纹织工来判断它又像是六七十年代的产物。

初步调查结果是：送快递的年轻人、租房子给死者的屋主及售药给死者的某某药店雇员均无可疑。死者是受刺激后，条件反射性服药，自杀的可能性极小，但暂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初步结论：死者极可能死于谋杀，但不排除其自杀的可能性。

华恩正在浴室刮胡子，她把内容下载下来叫他出来一起看。华恩只穿一条长裤，裸着上身光着双脚“巴嗒、巴嗒、巴嗒！”地走到电脑桌旁，身后留下一串湿湿的脚印……伊莲急着让他看电脑上的资料，一时没空答理他。

华恩将文章通读一遍后惊讶地说：“这人真是胆大包天，他在引火烧身！”

“我倒是很佩服这个人，他竟能将你们警局的内部材料挖出来，可算得上神通广大！”伊莲用崇拜的语气说。

“你先别急着佩服，搞清楚状况——我们现在正愁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他此时这么做岂不是自投罗网？我们如果不怀疑他，就是对不起他。”华恩给过度兴奋的她浇冷水。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子。”她的兴奋不减。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案子这么有兴趣？”华恩一面努力地将T恤衫从头上套下去一面问，“以往对于这类事情，你不都是采取冷处理吗？”

“唉——”她长叹一声说道：“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现在的处境呀！我现在就快江郎才尽了，我笔下的那些男女主人公们总是爱来爱去的，爱的我都快不爱了——我想试着写一本悬疑探案小说。希望这次的案件会是一个好素材。”

华恩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地说：“真可怜，伊莲小姑娘的灵感就要枯竭了！不过，一个大活人死了，你却只想到写作，真是冷血、没有同情心！”边说边就着床单把脚蹭干开始穿袜子

伊莲为了能从他身上多得到一些资料，强迫自己假装没看见，“像约翰那种人本就该死，我即使同情心泛滥也不会泛滥到他身上。”

华恩颇感意外地回头看她，“我从不知道你这么讨厌他，他得罪过你吗？”

“他是个强奸犯，是所有女性的公敌！”虽然已是三年半前的事情，如今提起她还是义愤填膺，“你是个男人，你的性别决定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的感受——对于我们女人而言，犯下这种罪行的人远比杀人犯该死一千倍、一万倍！女人宁死也不愿受辱。”

“你的意思是：一个强奸犯即使已经接受过法律的制裁，被他伤害过的女性仍然希望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是吗？”华恩在问这个问题时语气相当慎重。

“很有可能。”伊莲直觉地回答，随后她马上意识到什么，问道：“你是否还知道一些网上没有的情况？能不能说来听听？”

“网上连我不知道的部分都包括了，我再没什么能告诉你的。”华恩用十指扒扒他那头湿乱的头发开始穿鞋，“我快迟到了，得赶快走！”

“不对，你脑袋里肯定还没有的东西。”伊莲根本不信他的说词，跟在他身后追问，“亲爱的，说来听听吧！”

“真的没有了，”华恩一面否认一面匆匆向外走，走到门口时他不抱希望地回头问：“你今天为我准备早餐了吗？”

“没有。”伊莲回答得理直气壮，“因为我料定你没时间吃。”

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走出房门，还没走到院门口就

听到伊莲在屋里大喊：“华恩，你中午要记得回来把床单送洗，还要把地板擦干净！”他早料到有洁癖的她一定无法真的漠视他的那些‘所作所为’他同时也知道根本不必等到中午她就会将那些处理好。她只是要嚷出来心里才会痛快。

他的确还有些事没对伊莲说，不是故意瞒她，而是认为她没必要知道。他过去的学弟罗林斯在纽约当侦探，来前心中早有怀疑对象——三年半前被约翰强暴的女孩是华裔。据调查，那个女孩来自中国香港，她的家族跟香港黑社会有着很深的关系……他此次来T镇只是为了调查——除了那个华人女孩之外，在约翰的家乡还有没有恨他恨到欲杀之而后快的人。

他心中另有一件事，连罗林斯也不知道——十多年前他见过一块与现在这块“红盖头”纹样完全相同的“红盖头”。只是那块“红盖头”双面皆红且没有诡怪的文字。

当时养母正在绣那块‘红盖头’说是要绣给‘表妹’结婚时用。养母绣得非常用心，针针线线缝入祝福无限……那个他要称之为“表妹”的中国女孩名叫茹霞，是养父的外甥女。养父在十三年前将刚满十五岁的她从中国带到美国来读书。

他还记得“表妹”有一头亮丽的黑色秀发，一双爱笑的眼睛，但严重近视，一离开厚如瓶底的镜片就几乎没什么作用了。她的个子似乎比伊莲略矮一点，但智商似乎又比伊莲高一点，年仅十七岁就进入医学院……他没有想到她刚刚年满十八岁就决定结婚，更没想到她会在那个花一样的年华就与世长辞……

他跟斗大的中国字不认识一升的伊莲不一样，他认

得双色“红盖头”上的四个大字是“魂兮归来”！

到警局后罗林斯告诉他：“我昨天跟 NO. 3(T 镇上连华恩在内只有五名警察，其余四人都是他的属下，华恩戏称他们是 NO. 1、2、3、4 号) 去死者的父母及兄长家了解过，还询问了镇上的一些居民，看来你的家乡是个相当平静的地方，不像会产生谋杀犯。所以我决定今天下午就返回纽约。”

“你的意思，是要把三年半前的受害者列为现在的头号犯罪嫌疑人？”华恩有些不安地问。

“是的。”罗林斯很肯定地回答，“请原谅我这次来去匆匆，不能跟你多聚聚。”

“那倒没什么，只是……”华恩想说些什么，临时却改了口，“只是我想请你这个有出息的学弟吃顿午餐，你能不能下午再走？”

“有免费的午餐吃，我求之不得！”性格直爽的罗林斯嘴巴都笑歪了。

中午用餐时华恩只对罗林斯说了一句与案件有关的话：“我有一种不好的直觉，你还会为这个案子再来 T 镇，到时候我还得花钱请你吃饭。”

罗林斯笑回他一句：“我只相信女人的直觉，不相信你的。”

下午两点半他送走罗林斯。

傍晚时与伊莲约在小镇广场的露天咖啡座见面，他理所当然地又比伊莲晚到。

他一眼就看到她，她却没注意到他。她的目光正在追随一群嬉戏在草坪上的孩子。夕阳的侧光投射在她身上，减弱她身后的背景却强调出她美丽的侧影，使她看起

来像一幅油画——面容充满慈悲，目光饱含温柔，就像圣母玛丽亚……他用力地甩甩头，甩掉刚才的想法，他才不愿让他的伊莲像圣母那样生个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他悄悄地走到她身后，双手轻柔地将她揽入怀中，感性地说：“小孩子多可爱，是天使、是宝贝，咱们也赶快结婚生一个好不好？”

伊莲回过头对他咧咧嘴，让脸部做一回笑的动作，“我对孩子的喜爱只限于纯欣赏，还没做好为他们牺牲奉献的准备。我很满意咱们现在的相处模式，你不满意吗？”

“我怎么会不满意！”他在心中对自己叹气，知道自己的第 N 次求婚又失败了。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七年来伊莲始终不肯答应嫁给自己。他是真的爱她，虽然从未对她说过：“我爱你至死不渝！”但是 he 知道自己对她的爱绝对可以待续到此生终结，永不相负！

伊莲站起身，拉起他的手说：“咱们走吧！我刚刚决定，今晚咱们哪儿也不去，直接回你那里，我要亲自给咱们做晚饭！虽然我的手艺欠佳，但偶尔吃一顿还是死不了人的。”他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临走前她又留恋地回头看看那群孩子中的一个，“小杰里真是太漂亮了，上帝赋予他完美！不过，薇薇安也为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小杰里是那群孩子中最突出最耀眼的一个。他的的全名是：杰里·缪格雷尔。是退休大法官诺马·缪格雷尔的大儿子杰克·缪格雷尔的儿子，今年三月刚满五岁。薇薇安是他的母亲。他完全遗传了母亲的金发碧眼、漂亮面孔、天使笑容以及纯真善良的个性，见过他的人没

有不喜欢他的。他那美丽柔弱的母亲却为他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的父亲杰克·缪格雷尔是个双面人。在外人面前，有着英俊外貌及温和的浅灰色眼睛的杰克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但在面对妻子时却是个虐待狂。他经常无故殴打薇薇安，用变态的方法折磨薇薇安……薇薇安为了小杰里选择隐忍，既不敢提出告诉也不打算与他离婚……

伊莲与薇薇安是好朋友，她知道薇薇安的可怜处境，曾不只一次地劝薇薇安离开杰克，可薇薇安做不到——以缪格雷尔家的权势，薇薇安离开杰克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孩子；她也曾要求华恩帮助薇薇安，可是华恩告诉她，因为薇薇安不报警，他们无能为力。

# B

4月20日星期五是薇薇安的生日。

下午六点多，伊莲与华恩带着精心选购的礼物去她家为她庆祝生日。“她家”准确的说是“杰克的家 她的牢笼”。

远远地看到杰克家那座红顶白墙的二层楼建筑，华恩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奇怪。十年了，他不喜欢经过这里——这里是他的故址，在家被烧掉前，他与养父母及表姐曾在这里度过无数美好的日子。他还记得养父曾说：“家的面积不能太大，太大会显得冷清，缺乏家的温暖。”

当时的“家”只是座二层中式小楼阁 空出“好大”一个院子 养母在院子里种了梨树、桃树、杏树还有茉莉花……那里是他童年时的乐园、少年时的宝藏。少年时他经常偷摘几枝茉莉花去讨好学校里的女同学……如果不幸被养母发现，他就要被罚去为包括茉莉花在内的所有植物施肥……

而今这里被“好大”一座建筑物所占据，院子只剩下小小的“一点儿”……他曾后悔不该把“家”卖掉。但他实

在没有勇气继续住在永远不会再有“家人”回来的“家中”。

他与伊莲刚走到“薇薇安家”的大门口，就听到屋里传出一阵稀里哗啦物品坠落及玻璃破碎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薇薇安的尖叫与哀告声……

伊莲马上意识到：“杰克又在殴打薇薇安，咱们得赶快进去阻止那个疯子！”说着她的手已在不间断地猛按电铃并且猛力地摇晃铁门，但就是不见有人出来开门。

薇薇安的尖叫声还在断断续续地传出，华恩不等了，直接从雕花铁铸的大门上翻过去，从里面为伊莲把门打开。两人一起冲到有声传出的起居室门前，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薇薇安被摺倒在满是杂物与碎玻璃的地上。杰克毫不顾忌碎玻璃对她的伤害，用膝盖将她牢牢压住，双手胡乱地撕扯她身上的衣物，她拼命地挣扎却根本抵不过杰克的蛮力……

华恩不等伊莲开口，一脚踹开屋门两人一起冲了进去。他扭住杰克的双腕将他从薇薇安身上拉开，要不是有身为执法人员的自制力，他真想当场把杰克打成半残！伊莲连忙上前把薇薇安从地上扶起，当她看到薇薇安满身的淤青与细小割伤时忍不住破口大骂：“杰克，你这混蛋，你这疯狗，你没有人性，薇薇安是你的妻子，你怎么可以如此对她！”

华恩将杰克反剪双手，摺趴在沙发上：“杰克·缪格雷尔，我亲眼目睹你蓄意伤人，你最好跟我回警署解释清楚！”

“不，不要带他去警署！他并没怎么伤到我……”被杰克殴打得遍体鳞伤的薇薇安此时却极力为他辩解，还